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七

論語二十九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章

或問陽貨闕亡以饋孔子孔子闕亡而往拜之陽貨之闕亡此不足責如孔子亦闕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人闕亡來我亦闕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去偽

亞夫問楊子雲謂孔子於陽貨敬所不敬為誑身以信道不知渠何以見聖人為誑身處曰陽貨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誑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為誑矣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温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時舉

性相近章



性相近以氣質言性善以理言祖道

問性相近是本然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是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一般無相近程子曰性與聖不可一槩論節

性相近喚做近便是兩箇物事這便是說氣質之性若是降裏底便是沒那相近了箇箇都只一紋佐

性相近是通善惡知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闕

問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

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學又問或言人自不移耳此說如何曰此亦未是有一般下

愚底人直有不可移者問雖愚必明又是如何曰那箇是做其次第工夫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去為

問此章曰此所謂性亦指氣質之性而言性習遠近與上智下愚本是一章子曰二字衍文也蓋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

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

為一日之善人夫豈有終不可移之理當從伊川之說所謂

雖強戾如商辛之人亦有可移之理是也謨

先生問木之前日所說氣質之性理會得未對曰雖知其說終

是曾中未見得通透兼集注上智下愚章先生與程子說未

理會得合處曰便是莫要只管求其合且看聖人所說之意

聖人所言各有地頭孔子說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了人

之氣質實是有如此者如何必說道變得所以謂之下愚而

其所以至此下愚者是怎样這便是氣質之性孔子說得都

渾成伊川那一段却只說到七分不說到底孟子却只說得

性善其所言地頭各自不同正如今喫茶相似有喫得盡底

有喫得多底少底必要去摩合便成穿鑿去木之

問集注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

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

人如堯舜之不可爲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爲堯舜夫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爲同因說氣化有不可曉之事但終未理會得透不能無疑釋氏之學只是定靜少間亦自有明識處或問他有靈怪處是如何曰多是真偽相雜人都貪財好色都重死生却被他不貪財不好色不重死生這般處也可以降服得鬼神如六祖衣鉢說移不動底這只是胡說果然如此何不鳴鼓集衆白晝發去却夜間發去做甚麼曰如今賢者都信他向上底說下愚人都信他桀紂之說曰最苦是世間所謂聰明之人却去推演其說說到神妙處如王介甫蘇東坡一世所尊尚且爲之推波助瀾多矣今若得士大夫間把得論定猶可耳木之

子之武城章

問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

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蕭

公山弗擾章

夫子曰吾其爲東周乎興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視天命如何爾聖人胸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人傑

問吾其爲東周乎使聖人得行其志只是就齊魯東方做起否曰也只得就這裏做又問其如周何曰這般處難說只看挨到臨時事勢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箇變會合處也自由聖人了使周家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豈不賢於赧王之自獻其色而滅亡乎問孔子猶說着周至孟子則都不說了曰然只是當時六國如此強盛各自擡夯得箇身已如此大了勢均力敵如何地做不知孟子柰何得下柰何不下想得也須滅一兩箇方做得看來六國若不是秦始皇出來從頭打疊一番做甚合殺問王者雖曰不殺一不辜行一不義事勢到

不得已處也只得如此做曰然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武王滅國五十便是如此只是也不喚做殺不辜行不義我這裏方行仁義之師救民於水火之中你却抗拒不服如何不伐得聖人做處如此到得後來都不如此了如劉先主不取劉琮而取劉璋更不成舉措當初劉琮孱弱為曹操奪而取之若乘此時明劉琮之孱弱將為曹操所圍起而取之豈不正當到得臨了却涿涿地去取劉璋全不光明了當初孔明便是教他先取荊州他都不從或曰終是先主規模不大索性或進或退所以終做事不成曰然又曰唐太宗殺諸盜如竇建德猶自得猶殺之惟不殺王世充後却密使人殺之便不成舉措蓋當初王世充立越王於東都高祖立代王於關中皆是叛煬帝立少主以輔之事體一般故高祖負愧而不敢明殺世充也此最好笑負此子曲了更堪唾面不起又曰漢高祖之起與唐太宗之起不同高祖是起自匹夫取秦所以無

愧唐却是為隋之官因其資而取之所以負愧也要之自秦漢而下須用作兩節看如太宗都莫丟他初起一節只取他濟世安民之志他這意思又却多若果一檢點他初起時事更不通看或曰若以義理看太宗更無二兩分人曰然個

問諸家皆言不為東周集注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如曰這是古注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閑字只是有用我者我便也要做些小事如釋氏言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相似那處是有不為東周底意這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辭語一般亦何必要如此翻轉文字須寬看子細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如小人之中庸分明這一句是解上文又見他偶然脫一箇反字便恁地硬說去小人中庸做小人自為中庸下面文勢且直解兩句未有那自以為中庸底意亦何必恁地翻轉寓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從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能興得周道曰便是理會不得

良父却曰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公山弗擾既為季氏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爾夫子為魯司寇齊人來歸女樂夫子便行以人情論之夫子何不畧說令分曉却只默然而去此亦不可曉處且說齊人歸女樂夫子所以便行者何也說論語者謂受女樂則必怠於政事然以史記觀之又以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以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又曰夫子墮三都亦是瞞着三家了做如季氏已墮術中及圍成公歛處父不肯曰若無成是無孟氏也遂連季氏喚醒夫子亦便休且說聖人處事何故亦有做不成者必大以夫子之得邦

家為對曰有土有民便伸縮在我若靠他人則只是羈旅之臣若不見信用便只得縮手而退又曰陽虎云吾欲張公室也人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是當時一種議論頗異別錄

伯豐問夫子欲從公山之召而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如何曰理會不得便是不可測度處人傑問墮三都事費邱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却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邱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也問女樂既歸三日不朝夫子自可明言於君相之前討箇分曉然後去亦未晚何必急遽如此曰此亦難曉然據史記之說却是夫子恐其害已故其去如此之速魯仲連所謂秦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則當時列國蓋有是事也又云夫子能墮費

却而不能墮成雖聖人亦有做不成底事伯豐謂如夫子之
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云云曰固是須是有土有民方能
做得若羈旅之臣靠着他人便有所牽制做事不成又問是
時三家衰微陪臣執命故陽虎奔齊有吾欲張公室之語或
謂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曰便是當時有此一種議論
視大夫專命以爲固然又問舊見人議論子產叔向輩之賢
其議論遠過先軫咎犯之徒然事實全不及它曰如元祐諸
臣愛說一般道理相似又云衛靈公最無道夫子何故戀戀
其國有欲扶持之意更不可曉人傑

子張問仁章

問恭寬信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於求仁功夫似不甚親切
莫是人之爲事才悠悠則此心便間斷之時多亦易得走失
若能勤敏去做便此心不至間斷走失之時少故敏亦爲求
仁之一是如此否曰不止是悠悠蓋不敏於事則便有怠忽

之意才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時舉

或問信則人任焉曰任是人靠得自家如謂任俠者是能爲人
擔當事也煮

任是堪倚靠個

佛肸召章

焉能繫而不食古注是蓄

夫子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挽我而已於公山之召却真箇
要去做必大

味道問佛肸與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
二子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
不往矣蓋二子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欲往
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重陰
之時忽畧開霽有些小光明又被重陰遮閉了曰陽貨欲見
孔子却終不許他是如何曰陽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

了故亦不能畧感聖人也特辨別出

聖人見萬物不得其所皆陷於塗炭豈不為深憂思欲出而救之但時也要出不得亦只得且佳聖人於斯世固不是苟且枉道以徇人然世俗一種說話便謂聖人泊然不以入其心這亦不然如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這箇是十分要做不得亦有不能自己之意如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恁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如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就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上看恰似一向沒理會明知不可以行道且漫去做看這便不得須看行其義也便自是去就出處之大義亦在這裏賀孫因舉公山佛盱之召皆欲往而終不往者度得是時終不可為其人終不可與有為如南軒云守身之常法體道之大權又云欲往者

愛物之仁終不往者知人之智這處說得分明白然但聖人欲往之時是當他召聖人之時有這些好意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這些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聖人待得重理會過一番他許多不好又只在所以終於不可去如陰雨蔽醫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略略開霽雲收霧歛見得青天白日這處自是好賀孫

子曰由也章

問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曰只為不擇是我要恁地便恁地終是害事焉

楊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聖人此等語多有相類如恭而無禮則勞處一般此皆是就子路失處正之昔劉大諫從溫公學溫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戶賊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賊

而我不以誠告其違温公教乎後因讀楊子避礙通諸理始悟那處有礙合避以通之若只好信不好學固守不妄語之說直說那人有賊其人因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李謂亦相賊害曰其父康羊而子證之是也昔蜀忠定云云

六言六蔽五美等話雖其意亦是然比是不與聖人常時言語一樣家語此樣話亦多天抵論語後數篇間不類以前諸篇

問集注云剛者勇之體勇者剛之發曰春秋傳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人傑謂以五常揆之則專言勇者勇屬於義言剛柔則剛屬於仁曰便是這箇物事看也用處如何不可以一定名之楊子雲說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亦只是一說人傑謂以仁為柔以義為剛止說得箇情狀體段耳曰然人傑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詩可以興須是反復熟讀使書與心相乳之自然有感發處

問詩如何可以興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節

子謂伯魚章

問為周南召南曰為字如固哉高叟之為詩之為只是謂講論爾橫渠所謂近試令家人為周南召南之事不知其如何地為必大

亞夫問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曰不知所以脩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時舉

問正牆面而立曰脩身齊家自家最近底事不待出門便有這事去這箇上理會不得便似那當牆立時眼既無所見要動也行不去植

問先生解正牆面而立曰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人若不知脩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

行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家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
得又况其遠者乎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否曰然廣
明道謂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其猶正牆面而立
是才出門便不知便錯了士毅

色厲內荏章

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

常怕人知如做賊然大

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云裡面是如此外面却

不怠地

鄉原德之賊章

李問鄉原德之賊曰最是孟子說得數句好曰生斯世也為斯

民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情雅

或問鄉原引荀子原慤之說何也曰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原

亦未必真原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

義剛云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蒙賜教謂老子害倫理鄉

原却只是箇無見識底人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違比鄉原

如何蒙賜教謂色取仁而行違底是大拍頭揮人鄉原是不

做聲不做氣做罪過底人深玩二說微似不同先生笑云便

是世間有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

味謾人看時也似是箇好人然背地裏却非却做罪過義剛

敬之問鄉原德之賊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

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質人

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爾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

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

正公作成起來也時舉

問鄉原一章曰此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

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纔

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

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必大

古者民有三疾章

問古之矜也廉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則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植

惡紫之奪朱章

問紫之奪朱曰不但是易於惑人蓋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紫本亦不是易惑人底只為他力勢大了便易得勝又如孔子云惡莠之亂苗莠又安能惑人但其力勢易盛故苗不能勝之耳且一邦一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慮此豈不可畏哉時舉

紫近黑色蓋過了那朱既為紫了更做朱不得便是奪了元只是一箇色做出來紫是過則箇鄭雅也只是是一箇樂雅較平淡鄭便過而為淫哇蓋過了那雅便是亂雅植

問范氏謂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曰此當以時運言之譬如一日與人生能幾多好底時節廣

予欲無言章

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肅

先主問林擇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三句何句較好對曰四時行百物生二句好先生因說擇之看得是只四時百物生所謂天何言哉者已在其中矣德明

問尹氏之說曰尹氏自說得不緊要了又辨其不緊要話愈更不緊要矣必大

孺悲欲見孔子章

先生云南康一士人云聖賢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歌出吊東郭之類說誠不如只說中其應之曰誠而中君子而時中不誠而中小人之無忌憚闕相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問鑽燧改火直卿曰若不理會細碎便無以盡精微之義若一向細碎去又無以致廣大之理曰須是大細兼舉淳

問宰我問三年之喪為自居喪時問或為大綱問也曰必是他居喪時問成布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問縗緣曰縗今淺絳色小祥以縗為緣看古人小祥縗緣者一入謂縗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然古人亦不專把素色為凶蓋古人常用皮弁皮弁純白自今言之則為大凶矣劉問布升數曰八十縷為一升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筭來斬衰二升如今網一般又云如今漆布一般所以未為成布也如深衣十五升布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升數又曉

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十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如此所謂布帛精麤不中數不踰於市又如何自要闊得這處亦不可曉義

亞夫問宰我問短喪處曰此處聖人責之至嚴禮錄云聖人焉絕人亦未嘗所謂予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輩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處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時舉

飽食終日章

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頃刻間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為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質

君子尚勇乎章

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知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為非觀其謂正名為迂斯可見矣人傑○管錄云若是斯於義以不仕李氏

君子亦有惡乎章

問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時舉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八 計五版

論語三十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問箕子當時何必祥狂曰他已為囚奴做人不成了故只得佯狂受辱又問若箕子地位尚可以諫想亦未肯住在必是既已為囚奴則不復可諫矣曰既已為囚奴如何更可以諫廣問殷有三仁曰而今也難看或是孔子當時見他事實子蒙問或去或奴或諫不同如何同歸於仁曰三子皆詣其至理故謂之仁如箕子亦是諫諫至於極有所不行故若此也一之三仁且只據他去就死生論之然以此一事推及其他則其所為之當理無私亦可知矣關祖
問三仁不知易地而施皆能遂其本心否曰都各自就他分上做自今觀之微子去之尚在活地上如箕子之囚比干之死

便是在死地上了較之尤難箕子雖不死然便死却又到了
唯是被囚不死不活這地位如何處直是難看三仁惓惓憂
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若如避世之徒一齊割斷高舉遠引
這却無難故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若果於忘世是不難
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是商
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着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干則自
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又問當時若只有微子一人當如
何曰亦自着去吳仁甫問夷齊之事如伯夷已逃去叔齊以
父命與宗社之重亦自可立否曰叔齊却難處子升問使當
時無中子可立國祀當如何曰亦須自有宗室等人子升問
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集注云未知其心果出於天理而無
人欲之私又其他行事多悖於道理但許其忠清而不許其
仁若其心果出於天理之公而行事又不悖於道則可以謂
之仁否曰若果能如此亦可以謂之仁子升又問令尹子文

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
其仁若有可疑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有仁
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
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
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
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
如本朝趙韓王若論他自身然有不是處只輔佐太祖區處
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
功使聖人當時說管仲無克伐怨欲而一純於天理之仁則
不可今亦不過稱其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之事耳因說看文
字不要般遞來說方說這一事未了又取那一事來比並說
般來愈多愈理會不得少問便撰出新奇說活來說將去元
不是真實道理最不要如此本之
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若箕子不死而為之奴何以見

惻怛之心曰箕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嘗諫紂偶不逢
紂大怒不殺他也不是要為奴只被紂囚係在此因佯狂為
奴然亦不須必死於事蓋比干既死若更死諫也無益適足
長紂殺諫臣之罪故因得佯狂然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
比干則索性死他在半上半下處最是難所以易中特說箕
子之明夷利艱貞悔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外雖佯狂而
心却守得定淳淳高歸云高問注言三子之行不同而由
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之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
見曰箕子此行可見其至誠惻怛之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
殺他然他見比干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國使入君有
却索性箕子在中特說箕子之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國使入君有
洋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國使入君有
悔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
箕子以之外難而能正其志

或問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先生嘗有此語莫是它分上大節
目裏看得見做得徹頭徹尾與一時一事之仁不同但未可
望聖人之全仁耳曰箕子微子夷齊之仁亦是此類各隨它
分上或去或奴或讓底亦皆可見其終身大體處又曰諸子
之仁雖如此料得績密工夫純粹體段未如顏子之仁是從
實地上做來又曰曾子啓手足易著時底心見得時便是曾
子之仁更以求仁害仁處參之便見三仁夷齊所以全其心
德者而堯卿所問管仲之事亦可見也

觀鳳一羽則知五色之備三

柳下惠為士師章

問柳下惠為士師曰三黜非君子之所能免但不去便是他失
於和處時舉

亞夫問柳下惠三黜曰柳下惠瑩然處皆與伯夷一般伯夷如
一顆寶珠只常要在水裏柳下惠亦如一寶珠在水裏也得
在泥裏也得時舉

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
母之邦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

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得為中道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或遠或近是相去之遠近否曰不然謂其去人有遠近若伯夷則直是去人遠矣廣

齊景公待孔子章

晏問齊景公待孔子雖欲以季孟之間乃以虛禮待之非舉國以聽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如齊人欲以孟子為矜式亦是虛禮非舉國以聽孟子曰固是植

齊人歸女樂章

問齊人歸女樂季相子纔受孔子不安便行孔子向來相定公做得許多事業亦是季相子聽孔子之所為方且做得曰固是又曰當時若致臙脂孔子去得更從容惟其不致故孔子

便行植

問中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臙于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臙則夫子果止否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且如致臙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寓問今欲出來作事亦須成敗有命無必成之理曰固是且如孔子所作亦須見有必成處但有小人沮之則不可乃是天孔子當時在魯全屬季相子其墮三都乃是乘其機而為之亦是難女樂事論語所載與史記異若如論語所載似太匆遽魯是父母之國君大夫豈得不且告之告之不從而行亦未晚今乃去得如此其急此事未易輕議當關可學

楚狂接輿章

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蓀稍高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

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可學

子路從而後章

問不仕無義曰仕則可以行其義不仕則無以行其義便無這君臣之義了又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即是這義否曰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邊闕祖

亞夫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曰這時雖大綱做行不得亦自有小小從違處所謂義也如孟子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之意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纔見大綱行不得便去了植

問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未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揔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爲義狀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是出

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得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李相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非義賀孫

亞夫問集注云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誠有不苟然者曰舊時人說此段只說道合出仕纔仕便是義殊不知所謂仕不是埋頭一向只要仕如孟子說所就三所去三與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雖是未嘗不欲仕亦未嘗不顧其義之如何賀孫

逸民章

孔子論逸民先伯夷道夫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九計一十三版

論語三十一

子張篇

執德不弘章

舜功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子張以爲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世間莫更有不好人曰渠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篤不足倚靠耳通老云亦有人將此二句於道德上說曰不然先儒說弘字多只說一偏可學執德須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二分便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只是不弘故子張云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弘便知道理儘有自家心下儘有地步寬闊着得在

執德不弘弘是深潛玩味之意不弘是着不得明道云所貴者
資使僂皎厲方去道遠而此說甚好可學

亞夫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諂富
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耻
緼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
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賀孫

信道篤如何得他信得篤須是你自去理會始得而今人固有
與他說他信不篤者須要你自己信始得個

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曰此須着下兩句此兩句似若
相反蓋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
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
於不通故須着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相似璘

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一章還令看得否曰各自是一箇病世
固有自執其小善者然不害其為信道之篤亦有信道不篤

然却有兼取眾善之意者自不相害也時舉

問焉能為有焉能為云曰有此人亦不當去得是有無此人亦
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淳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況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況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
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為不擇
也錫

雖小道必有可觀章

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
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異端則是邪
道雖至近亦行不得淳

小道易行易見効漢文尚黃老本朝李文靖便是以釋氏之學
致治孔孟之道規模大若有理會得者其致治又當如何廣

曰知其所亡章

知其所以無忘所能檢校之意方

問曰知其所以月無忘其所能曰知其所以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真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謙之

周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新知而帶得溫故雉

問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曰也須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顏子只看得一件事節問既恁地却如何曰且思量節子夏學煞高自曾子外說他看他答問處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日知其所以月無忘其所以能等處可見味

博學而篤志章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効在其中謂有此理耳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敬養不須防檢曰未要着此不如且就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做去寓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此四事只是為學功夫未是為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必欲存理得

元昭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只是為學工夫反求之已必如克己復禮乃正言為仁論語言在其中心只是言其可至耳明道云學要鞭辟近裏可學楊至之問博學篤志章曰明道常說學只要鞭辟近裏着己而已若能如此便是心在己是有七八分仁了南升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大抵
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如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言行實充
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為隱非所以為直而直
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雖非所以為仁然學者用
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去偽

問如何切問近思則仁便在其中曰這有四事博學篤志切問
近思四者俱至本止是講學未是如克己復禮然求仁而仁
已在其中凡論語言在其中皆是反說如耕也則鋤在其中
耕非能餒也然有旱乾水溢則餓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學
非干祿也然學則得在其中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非直也
而直已在其中若此類皆是反說驥

問明道謂學者須當思而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底道理莫
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曰
然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廣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了此便是徹上徹下
道理此是深說也恁地淺說也恁地否先生看肯曰是徹上
徹下只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恁地洋

斐鄉問伊川謂近思只是以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問
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為子則當止於
孝為臣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
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須得驥

有問伊川曰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今人不曾以類而推蓋
謂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却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件
推將去相次亦不難須是劈初頭要理會教分曉透徹且如
煮物事合下使用慢火養便似煮肉却煮得滾了越不能得
軟政如義理只理會得三二分便道只恁地得了却不知前
面撞頭搗腦人心裏若是思索得到時遇事自不難須是將
心來一如鏖戰一番見了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

心經履這辛苦若是經一番便自知得許多路道方遯微普
楊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
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
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
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
得那燭亦恁地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
二級又因第二級進到第三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
不見其難前而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
舉步闊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如要去建寧須從第
一鋪便去到柳營江柳營江便去到魚嶺驛只管恁地去這
處進得一程那處又減得一程如此雖長安亦可到矣不然
只要一日便到如何得如讀書讀第一段了便到第二段第
二段了便到第三段只管挨將去次第都能理會得若開卷
便要獵一過如何得直如問是理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得弟

否曰只是傍易曉底後將去如理會得親親便推類去仁民
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
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類去至于兄弟至于兄弟便推類去
御于家邦如脩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去治國只是一步
了又一步學記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此
說甚好且如中央一塊堅硬四邊軟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
要去中央攻那硬處鵬錄云其中堅硬被如何攻得枉費了
氣力那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旋旋挨了軟處中央
硬底自走不得兵書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亦
是此意鵬錄云不會問底人先去節問博學與近思亦
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博學
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
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等便是次序鵬錄云格
身齊家等措次序如着學豈可道是理會得一件博學亦豈是一
去理會無亦須理會一件了又去理會一件博學亦豈是一

且硬要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問
焉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
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
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
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
只在這坎窞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
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淳○寓錄同
道夫錄畧
問以類而推是如何曰只是就近推將去曰如何是就近推去
曰且如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學者尚可以意會若自知命
以上則雖苦思力索終摸索不着縱然說得亦只是臆度除
是自近而推漸漸看將去則自然見得矣廣

百工居肆章

問集注所引二說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說蓋謂居肆方
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

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關
過日空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
此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
得一邊故必相須而其義始備也熹

問百工居肆二說合如何看曰君子不學固不足以致道然亦
有學而不知道者多矣此二說要合為一又不欲拚先輩之
名故姑載尹氏之本文雅

大德不踰閑章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節是當小節無不可者若大節
未是小節何緣都是該

小德出入可也此自是可與權之事謂之出入則似有不得已
之意非德盛者不能如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嫂溺是所當援
也更着可也字不得所以吳氏謂此章有弊道夫

問大德小德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節既定小節有差

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怨
一以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謨

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
如何曰恁地推廣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
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隨他門說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
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却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
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子夏之意只為大節既得了小小
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
可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如橫渠之說時中却是一串說如
小德出入亦把做好了若是時中却是合當如此如何却只
云可也只是且恁地也得之意且如嫂溺援之以手亦是合
當如此却說道可也不得大抵子夏之說自有病只是他力
量有行不及處然既是有力不及處不免有些小事放過著

已是不是豈可謂之可也却是垂訓於人教人如此則甚不
可耳蓋子夏為人不及其質亦弱夫子亦每提他如汝為君
子儒無為小人儒無欲速無見小利之類子夏亦自知之故
每亦要做夾細工夫只這子細便是他病處徐彥章以子夏
為狷介只是把論交處說子夏豈是狷介只是弱耳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
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文蔚
君子之道孰以末為先而可傳孰以本為後而倦教蓋學者之
質不同如草木之區別耳德明

問子夏門人洒掃應對進退一段曰人只是將上達意思厭在
頭上故不明子夏之意但云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孰
為可後而倦不傳譬諸草木區別矣只是分別其小大耳
小子之學但當如此非無本末之辨祖道

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使說到天理處子
夏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插一本在裏面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是
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而振德之今教小兒
若不匡不直不輔不翼便要振德只是撮那尖利底教人非
教人之法淳

問有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
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教學者則
須循其序也必十

子夏門人小子一章明道說是集注第一條區是分限自然有大小

自有分限也不必言人去畦分之集注

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章曰某少時都看不出將
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
同安作簿時因睡不着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本末小大然

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
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洒掃應
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
人則不待如此做也時舉

問洒掃應對章程子四條曰此最難看少年只管不理會得理
無大小是如何此句與上條教人有序都相反了多問之前
輩亦只似謝氏說得高妙更無捉摸處因在同安時一日差
入山中檢視夜間忽思量得不如此其曰理無小大無乎不
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以為教人有序
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雉
亞夫問伊川云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啟君
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
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曰某向來
費無限思量理會此段不得如伊川門人都說差了且是不

敢把他底做不是只管就他底解說解來解去只見與子夏之說相反常以爲疑子夏正說有本有末如何諸公都說成未即是本後在同安出往外邑定驗公事路上只管思量方思量得透當時說與同官某人某人亦正思量此話起頗同所疑今看伊川許多說話時復又說錯了所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其曰通貫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即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亞夫問集注云始終本末一以貫之惟聖人爲然此解得已分明但聖人事是甚麼樣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時便上達天理是也

賀孫

齊卿問程子云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小大理却無

小大合當理會處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用做底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所以明道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或云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個

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

池錄作精事有本粗下同

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躡理無大小故隨所處而皆不可不盡池歸作故唯其所在謝氏所謂不着此心如何做得者失之矣道夫

問程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君子只在講獨此只是獨處少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相間斷否曰亦是蓋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便照管不到理無小大大處小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淳

問洒掃應對即是精義入神之理此句如何曰皆是此理其為上下大小不同而其理則一也問莫只是盡此心而推之自小以至大否曰謝顯道却說要着心此自是說理之大小不同未可以心言也洒掃應對是此理而其精義入神亦是此理洒掃應對是小學事精義入神是大學事精究其義以入神正大學用功以至于極致處也若子夏之問人止當為洒掃應對而已以上又未暇也因問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

以然者如何曰所以然者亦只是理也惟窮理則自知其皆一致此理惟延平之說或在或問與伊川差合雖不顯言其窮理而皆體此意後先生一番說伊川是其然為伊川只舉得是是其然必有所以然之理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皆有所以然之理寓問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然者是如何曰若無誠意如何洒掃應對節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治心脩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升舟義剛呈問目云子游知有本而欲棄其末子夏則以本末有先後之序程子則合本末以為一而言之詳味先生之說則所謂洒掃應對固便是精義入神事只知於洒掃應對上做工夫而不復深究精義入神底事則亦不能通貫而至於渾融也惟是下學之既至而上達益加審焉則本末透徹而無遺矣曰這是說洒掃應對也是這道理若要精義入神須是從

這道理會將去如公說則似理會了洒掃應對了又須是去
理會精義入神却不得程子說又便是子夏之說義剛
先傳後倦明道說最好伊川與上蔡說須先理會得子夏意方
看得閑粗。

伯豐問程子曰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何也曰默然處只
是都無作用非是取其說但借彼明此洒掃應對即無聲無
臭之理也當

問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精粗在理固
無本末精粗而事須有本末精粗否曰是淳

一日夜坐聞子規聲先生曰舊為同安簿時下鄉宿僧寺中余
薄不能寐是時正思量子夏之明人小子章聞子規聲甚切

文蔚錄云思量此章理會不得橫解今纔聞子規啼使記得
是時當亦不行又被社鷓鴣叫不住聲此章乃是程子諸說多
獨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分曉乃是本末無小大
學者則須由下學乃能上達惟聖人合下始終皆備耳此是

一統會當時必大有所省所恨
愚聞不足以發師誨耳○胡泳

仕而優則學章

問仕而優則學曰某嘗見一親戚說得好謂子夏此語蓋為仕
而不問學者設爾優當作暇字解去為一

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為世族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
大故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了辨錄云到職事學而優則仕

無可說者謙之

問仕而優則學曰有一鄉人作縣尉請教於太守沈公云某欲
脩學先讀何書沈答云公且去做了縣尉歸家去款款讀書

此說亂道居官豈無閒暇時可讀書且如轎中亦可看冊子
但不可以讀書而廢居官之事耳雜

孟莊子之孝章
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言其他只尋常是難能也這箇則不可
及蓋莊子父戲子自賢渠却能用父之人守父之政而不變

夫子所以稱之端蒙

問孟莊子之孝當然事何以為難能曰為是多多不能所以為難然若用人立政未是又不可以不改銖

問孟莊子何以謂之難能曰這箇便是難能處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玄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和之因問唐太宗當初若立魏王泰時如何魏王泰當時也自英武曰他當初却有心傾太子承乾只此心便不好然亦未知果是賢與不賢且看隋煬帝劈初如何下梢又如何問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又有嫡長之說此事不知如何處白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此事最要權輕重若是聖賢便處得

須是見他嫡長真是不賢庶真賢方得大賢以上方了得此事如太王立王季之事是也如他人見不到不如且守嫡長之說如晉獻公溺於驪姬要去申生漢高祖溺於戚姬要去趙王如意豈是真見得他賢否倪錄云倪曰若嫡長不賢先便只得付之命先生曰是先生又云兩漢而下多有英武之次員為用事者所忌如清河王是也倪同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或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掃地否曰未墜地非掃地掃地則無餘矣此只是說未墜於地而猶在人且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武之道夫子皆師之也大雅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者如周禮所載皆禮之大綱領是也小者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

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
果斷通曉事務欲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顏
或問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
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于
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
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
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言如與兩人
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
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眾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
得眾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大雅

陳子禽謂子貢章

立之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
得住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之振德有鼓舞之意云錄
之敬喜躍遷善如舜之從欲以治惟動不應後志便是動

而和處問伊川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就聖
人聰明上說立斯立綏斯來是就德性上說如何曰聰明是
言聖人見處高常人所不能則識德性是言其精粹純一本
領深厚其間自如此道夫。萬錄云言性與天道是所見直
言德性是就本原處說根基深厚德
盛仁熟便能如此便是所過者化

朱子語類卷第五十計二版

論語三十二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嘗見說堯曰一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重義義剛

楊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善與罪天皆知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寓

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衆叛親離那裏有至親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衆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寓

子張問章

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廣

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吝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大雅

猶之猶均之也均之猶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問出納之吝是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文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滋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自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

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個

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

不知命章

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者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須在水火裏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裏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危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

閔祖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header.

Main body of handwritten text, organized into several columns. The text is dense and appears to be a detailed record or list.



